



破鏡重圓記



破鏡重圓記

任 峰作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蘭州市白銀路)

甘肅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8号

甘肅日報社印刷厂印刷

甘肅省新華書店發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1/36·1印張·19,000字

1960年1月第一版 1960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—21,095

統一編號：T10148·103

定 价：(3) 0.12 元

前 言

“天下衙門朝南開，有理無錢沒進來。”這是對舊社會黑暗統治的真實寫照。解放了，這種歷史上的罪孽，已經一去不復返了。

這個小冊子包括三篇故事。“破鏡重圓記”，記述在舊社會一對新婚夫妻慘遭離散，新社會為他們報仇申冤，又使他倆重新團圓。“審判員巧斷離婚案”，記述一對原來生活美滿的夫婦，由於男方喜新厭舊，起了風波，後經審判員巧斷糾葛，又使他倆重歸和好。“破一對冤家，成兩對情人”，記述一個充滿封建夫權思想的丈夫，殘害妻子犯了罪，後被法院判處徒刑，雙方離婚，女方與鍾愛自己的人結婚；男方經過改造，重新找到了愛情。

破鏡重圓記

旧社会新夫妻夢中難見，
旧夫妻新社会始成侶伴。

在國民黨統治的歲月里，反动派对劳动人民，不知結下了多少血海深仇；破坏了多少幸福的家庭；断送了多少青年男女的幸福。

解放了，共產党和毛主席，給人們帶來了光明和幸福。劳动人民翻了身；洗雪了多少年來积下的仇恨；重新建立了幸福美滿的家庭生活；實現了情人們相愛的愿望。

这里我要說一对年輕夫妇，在旧社会里惨遭拆散；在新社会里重新团圓的故事。

話得从十五年前說起。

广和鎮上，住着一家姓秦的人家，全家一共三口人：老夫妇倆和女兒梅香。秦老汉的真名字，沒有人清楚知道，因为他靠着賣茶度日，鎮子上的人都叫他秦茶头。广和鎮是个站口，过往行人，差不多都要在

秦老汉的茶舖里打尖用茶，一家人的生活，还勉强过得去。

梅香長到十八歲時，人兒出脫得很俊，再加上手兒又巧，近親近鄰，沒有一個不夸獎她的。於是，媒人紛紛上門，為她說親，可是，都被老兩口婉言謝絕了。老兩口暗中商量，不把梅香給出門，找一個合適人，招進門來，做門郎女婿，以防老來無靠。梅香也覺察到了父母的心思，經常在父母面前表示：她不想出嫁，願意在家終身侍奉二老。話雖是這樣說，但梅香心里，却也不由自己的在暗暗尋找着自己心愛的人。

1946年春天，廣和鎮上來了個年輕人。到鎮上以後，住在離梅香家不遠的一間沒人住的破房子里。起先，他幫人家打雜，兩個月以後，担起一副木桶，在鎮子上賣水。過了半年，這年輕人和秦老汉訂了個合同：專門給秦家茶舖供水。這樣，年輕人就慢慢和秦老汉一家人混熟了。這時，人們才知道，他的名字叫郭寶娃，本是河南人，為躲壯丁遠離家鄉跑到了這裡。

郭寶娃是一個勤勞忠厚的小伙子，人也很利落。每天除給茶舖按時送水以外，要是碰到茶舖里有啥重活，都搶着去干。一次秦老汉病了，郭寶娃到處求醫藥，就象對自己的父親一樣。直到秦老汉病好以後，他才鬆了口氣。從此以後，秦老汉一家人，對寶娃更加親熱了。

郭寶娃的勤勞、善良，不知什麼時候，在梅香的心

里埋下了爱情的种子；宝娃的一举一动，她都感到非常親切，她常常爬在窗口偷偷地傾听着宝娃“沙啦沙啦”的脚步声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一碰到宝娃，她就一下激动得气喘臉紅。她已經一点也記不起曾經对父母表示过不愿嫁人的誓言，反而向溺爱自己的父母，大胆地提出了要和宝娃結婚的要求。

郭寔娃也早就爱上了梅香，但他不敢張口，只是用他百倍的勤勞，表达着他对梅香深深的爱情。

秦家老兩口，早就从心眼里喜欢宝娃，打算着把宝娃招为女婿，所以經女兒一提，沒二話，馬上就答应了。宝娃和梅香听說兩位老人家答应了，心里都甜絲絲的，忙碌着筹办成親的事。

有一天，梅香正在茶鋪拉風箱，新鎮長馬賽龍騎着馬經過秦家茶鋪。这个坏家伙，鬼头鬼腦地把梅香瞟了几眼，第二清早，就跑到茶鋪來了。一進門，厚着臉皮硬要梅香給他端茶。茶端來了，却又不喝，睜着一双贼溜溜的眼睛，死盯着梅香。梅香紅了臉，生气地轉身回里屋去了。过了兩天，茶鋪里來了个紳士，穿的長袍馬褂，進門一見秦老汉，二話沒說，開口就是“恭喜！恭喜！馬鎮長看上你家女兒了，这一下你不用再賣茶了。有了坐鎮長的女婿，可就有了享不完的富貴，受不尽的榮華。哈……哈哈……”这一陣笑，宛如晴天霹靂，驚呆了秦老汉。半天，他才顫慄着說：“我……我女兒已經給了人了。”紳士追問

道：“啊：給了人了：給了誰？”秦老汉渾身顫成了个毛团，胆怯地答道：“給，給，給了賣水的宝娃。”这下可激怒了紳士，紳士厉声痛罵了秦老汉一頓，扭轉身子，大步走出了茶鋪。

过了兩天，鎮長手持文明棍，來到茶鋪，他皮笑肉不笑地提出了要和梅香成親。老兩口用拒絕紳士的同样的話声，拒絕了鎮長；梅香哭成了个泪人，在鎮長面前表示，死活也不嫁給他；鎮長只在一边冷笑……

1947年夏天，宝娃和梅香結了婚的第二天晚上，一邦臉上涂黑墨的人闖进了茶鋪，勒死了老兩口，砍伤了郭宝娃，把秦梅香綁走了……。

宝娃帶着伤連夜逃出了广和鎮，梅香被拉到鎮長家里。馬賽龍見了梅香，就象一个饑急的瘋狗，当夜就把梅香拉在他的住房里糟踏了。天快亮时，他又把梅香从房里推出來，交給了兩個臉上擦去黑墨的人。这两个惡人，把梅香綁在毛驢上，东方發白时，趕出鎮子，进了深山。

一連在沒有人烟的地方走了近兩天的時間，第二天下午，到了一个名叫韓家堡的寨子里。住下之后，兩個惡人突然打起架來，原來，他們要爭着霸占梅香。爭來爭去，沒爭出个結果，后來，其中一个粗莽的惡人用小刀把另一个戳死了。这惡人把梅香架到毛驢上，急忙跑出韓家堡，連夜走了五十多里，趕到唐家集，住到一家小店里，当晚就欺負了梅香。

第三天，惡人把梅香賣給集鎮上一个姓高的商人。

梅香一到商人家的時候，商人的大老婆成天哭鬧，辱罵梅香：“哪里來的野娼婦，趕快給我滾！哪里的鬼，去害哪里的人去！”并吵着要喝烟、上吊，鬧得實在下不去了，商人只好又把梅香賣給一个姓关的農民。

姓关的農民对梅香一片真情。梅香深受感動，但要在一塊做夫妻，她还是沒有心腸，她整天在苦思着父母和宝娃。对姓关的農民的一片好心，她只是用她勤勞的伺候來报答。

这样的生活对付了不到半年，突然，在一个晚上，姓关的農民被抓了壯丁。从此，剛得到一点依靠的梅香，又掉进了无依无靠，孤苦伶仃的深淵。

受苦的梅香，白天黑夜的哭，但哭又有什么用的呢？她想重返故里，不但方向辨別不清，連一文錢也沒有；她想念宝娃，想念父母，想得夜里睡不着覺；她恨鎮長和惡人，恨得咬破了嘴唇。但，这些都有啥用呢？这真是：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无声。这样一个吃人的社会，把一个僅僅二十歲的少妇，殘害到了这一步田地，有誰來可憐她，有誰能为她明冤呢？

梅香已到了这般光景，这万惡的社会，还不能叫她在平靜中流泪。有一天，一个來路不明的中年人，走进了梅香的家門。他一見梅香，就用甜言蜜語來引誘，他說他知道她的冤屈，要为她明冤，要把她帶回

故鄉，還答應引她去尋找寶娃。善良無知的梅香，懷着一片滿受創傷的心，渴望着溫暖和平靜，听了這人的話，沒深加考慮就跟他離開了唐家集。

走了兩天，來到一個縣城，住在一家姓徐的小店里。晚上警察來查店，這人說梅香是他女人，他們路過縣城去探親。因為害怕追問，惹起麻煩，梅香只得忍氣吞聲，不敢向警察說明事情的原委。晚上，這人又誘騙梅香和他睡在一起，梅香就又成了他的女人。

在小店里住了五天，這人忽而一下不見了，來接待梅香的，又是查過店的那個警察。警察要梅香給他當女人，說那人把她賣給了他，并拿出了買賣字據。天哪！多災多難的梅香，又一次落進了火坑……。

前面說了梅香的遭遇，現在再來表表寶娃的不幸：

寶娃自那夜被砍傷之後，連夜跑出了廣和鎮，來到附近的一個縣城。剛要進城，守城的自衛隊說他身份証不清，就當作來路不明的人，把他抓起來，关了禁閉。寶娃在監獄里受了五天罪。第六天的上午，兩個捐槍的人把他提出監獄，拉到國民黨的縣政府。這里的當官的硬說他是逃兵，把他押進了馬步芳的新兵營。營里的軍官把他打得七死八活，然后編在新兵當中，強迫受軍訓。

1947年冬天，寶娃和其他幾千新兵一起被馬步芳

用麻繩串起來，開向前方去打仗。

一天晚上，隊伍住扎在一個荒灘上。真巧，在寶娃睡的地方，有一塊尖石頭。半夜，寶娃在尖石上磨斷了捆在手上的繩子，悄悄地爬行了兩三里路，逃出了火坑。

寶娃跑回廣和鎮，在鎮子附近打問梅香的下落。打問了多天，沒有得到一絲關於梅香的信息。他急得幾乎要發瘋，再也顧不上自己的安危了。一天晚上，他悄悄爬進馬賽龍的住宅，探聽梅香的消息。可妙，當他剛爬進院子時，就被馬賽龍看見了，馬賽龍大喊：“抓賊，捉郭寶娃……”寶娃見勢不好，隨手撿起木棒，把馬賽龍打倒，趁機逃掉了。

以後，寶娃又在附近幾個縣，沿門乞討，打問梅香的下落。他到處問，到處尋，還是一點線索也沒有，他的生活再也沒法過下去了，無耐，只好又給地主當了長工。

1949年春天，梅香所在的縣城解放了，從這天起，梅香結束了她苦難的生活，獲得了新生。

1952年5月，梅香家鄉的縣公安局，抓住了一個慣匪，名叫龔大刁，這是殺害梅香父母，砍傷寶娃，搶走梅香，賣掉梅香的凶手之一。他招出了他們一夥匪犯的名字，說他們都是馬賽龍手下的人。1947年夏天，馬賽龍命令他們殺死秦家老兩口和郭寶娃，搶走

秦梅香；結果因宝娃年輕力壯，只砍了一刀，逃掉了。秦梅香被馬賽龍姦污以後，叫他馱到遠地方弄死，他想賺錢，沒有殺害梅香，把她賣給了唐家鎮一個姓高的商人。

這案子由公安局轉到了法院。法院的審判員翻閱了案卷以後，暗暗尋思：“這案子真是沒頭沒腦，只是龔大刁一人之詞，既沒有苦主告狀，又不知道苦主在什麼地方，其他凶犯也不知現在何方。要偵破全案，實在有些困難。但是，再難也得搞清案子，為苦主明冤。”

法院黨的組織，指示審判人員：要想搞清案子，第一步必須先尋見苦主。審判員按照黨的指示，開始了尋找梅香和宝娃的工作。

審判員想：“苦主在什麼地方呢？找郭宝娃嗎？不行。據所掌握的一點情況，光知道宝娃是河南人；受傷以後跑到了什麼地方？一點線索也沒有。還是先尋找梅香。”

審判員根據龔大刁提供的一點兒線索，來到了梅香第一次被賣的地方——唐家集。他踏遍了唐家集的每一塊地方，但是，貴賤找不到姓高的商人。經過多次的查問，原來姓高的商人是山西人，解放後回了老家。事情越來越難了。審判員想：“到山西去找嗎？不知道他在山西哪一縣，總不能把全省跑遍，這條路走不通。審判員又和當地幹部研究了一番，訪問了許

多群众，还是沒找到梅香的踪影。

一天，審判員召集了唐家集百十名群众，开了一个小会，介紹了案情，并說明了梅香的相貌和特征，請老鄉帮助回憶。結果仍未得到一点信息。第二天，他路过一家茶鋪，一位中年妇女喚住了他，說：“昨天晚上，問了一下我婆婆，她說姓高的商人曾經買过一个年輕媳妇，后來又把她賣給西鄉一个姓关的農民了。”審判員馬上來到西鄉，挨門过戶，詢問姓关的農民。最后，才从一个老太婆的口里知道，“民國三十六年，拴娃（关姓農民的小名）从唐家集買了一个小寡妇，后來拴娃給國民黨抓了兵，媳妇被人拐到东边去了。”

“……媳妇被人拐到东边去了。”審判員想。

“向东的路徑可太長了，究竟梅香到了哪里？她是不是还在人世？”一串串的問題縈迴在審判員的腦子里，他苦思了一夜，沒有想出什么办法。第二天，就回了法院。

法院的領導詳細研究了審判員尋找梅香的情況，認為案子的真象，龔大刁可能還沒有全部供出來。拐走梅香的人，一定和馬賽龍、龔大刁有关，龔大刁怕找到梅香后，会揭露出他們的全部罪惡，就沒供出梅香的真实下落。因此，要找梅香，还必須进一步翻閱卷宗和審問龔大刁。

審判員又仔細地翻閱了卷宗，重新審問了龔大刁。

經過幾次審問，龔大刁这下才供出了全部真情。事情原來又是这样：

馬賽龍手下有一个匪徒，名叫汪彪，也是当年惨害梅香一家的凶手，他的老家住在西鄉附近。1947年臘月，汪彪返家过年，路經西鄉，听人說关拴娃从唐家集買了一个小寡妇，人样長得十分好看，村里的小伙子都很眼紅。听这一說，他立即起了歹意：“假若小寡妇真称我意，我就把她搶來，隨我終身。”一天晚上，他偷偷地摸进拴娃的院子，从窗孔往里一看，不觉大吃一惊：原來小寡妇就是被他們殘害过的梅香！……看到梅香，他感到事情不妙，就連夜返回广和鎮，报告了馬賽龍。

馬賽龍听过以后，大發雷霆，砸桌瞪眼地把龔大刁吼罵了一頓。随后，提筆給縣政府寫了一封密信：要他的哥哥——縣政府的軍事科長赶快把关拴娃抓壯丁。接着又命汪彪去結束梅香，以除心腹之患。这正合汪彪的心意，他連夜把信送到縣上，沒过几天，拴娃就被抓了壯丁。随后，汪彪又到西鄉，裝扮成“善人”模樣，用甜言蜜語騙走梅香。在姓徐的小店里把梅香騙姦后，又把她賣給了一个姓張的警察。这些情况，他曾經給龔大刁講述过，却一直瞞着馬賽龍。

根据凶犯二次供出的綫索，審判員又來到汪彪賣梅香的地方。他东家訪，西家問，問了許多家，总算听到了一点关于梅香的信息，人家記起曾有过这么一个

人，但是現在她在那里，他們却一点也不知道。審判員又到縣公安局，查看了偽政府警察的花名冊，發現了有一個名叫張貫一的警察。追查的結果據說：張貫一解放後潛逃未回，他的老婆，由民政科安排了工作。審判員來到民政科，总算把梅香的下落打問到了：原來她在城關區第二縫紉廠當女工。他怀着輕鬆和喜悅的心情，一口氣跑到縫紉廠，終於找到了他找了几年的秦梅香。

梅香听过審判員的講述，一把拉住審判員的衣襟，又興奮，又悲傷，一時泣不成聲。她斷斷續續地訴說了她一家人被害的經過，和自己在解放前的辛酸經歷，最後，激動地說：“萬沒想到十年前的冤仇今天报了，人民政府真是老青天。”審判員又向梅香問明了郭寶娃的家鄉地址。臨別，梅香忽而羞羞答答地說：“同志，你見了他，就說我還等着他。”審判員激動地說：“一定，一定說到。”

在返回法院的路上，審判員想：“應該立即找到郭寶娃，讓這一对受尽了苦難的夫妻團圓；也應該立即查明案情，把這些殘害人民的凶犯，一网打尽，為被害的人報仇雪恨。”

回到法院，審判員向領導作了彙報。經研究，決定由審判員再去找郭寶娃，查明全部案情，決不讓一個凶犯漏網。這樣，審判員又踏上了尋找寶娃的征途……

一天下午，審判員來到河南永城，按照梅香說的

地方，找到了宝娃的老家。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大娘，熱情地接待了他。他講述了事情的原委，老大娘流着傷心而又感激的眼淚，訴說了她兒子宝娃的遭遇和現在的下落。審判員向老大娘告別的時候，她緊緊地拉住審判員的手，激動地說：“給我說說，你叫啥名字。你給我兒子和媳婦报了仇，我要永遠、永遠把你記在心上。”審判員對老人說：“你應當感謝共產黨和毛主席，我是听了黨的話，給受苦受難的人明冤报仇的。”

審判員謝絕了老大娘的殷勤招待，怀着喜悅急迫的心情，又返回原縣。在离縣城一百多里地的胡庄，找到了宝娃。宝娃一見審判員，就象见到了自己的親人一樣，激動得不知說啥是好，費力地給審判員講了一遍他的遭遇和經歷。末了，他又說：“多虧人民政府給我报了仇，不然我死了也合不上眼睛。”審判員又向宝娃說了梅香的下落和盼望他的心情。宝娃雙手拉住審判員的胳膊，流出了和他的性格不相適應的眼淚，感激地說：

“這是黨和毛主席賜給我的幸福，我一定去找她！”

審判員回到法院以後，按照法院領導的指示，又對囚犯龔大刁進行了審問。在審問中查証了其他囚犯的下落，最後，法院和公安局一起，又開始了捉捕囚犯的工作。幾個月後，七名殺人囚犯，連罪魁馬籌龍，終于一起捉捕歸案，受到了人民的法律制裁。

宝娃和梅香，兩個只過了一夜夫妻生活的新夫婦，十年後，又重新開始了蜜月生活。

審判員巧斷離婚案

故事發生在1957年的春天。

那是一個星期六的晚上，機器廠的禮堂內，燈光輝煌，人聲喧嚷，混雜着掌聲和笑聲，整個禮堂鬧哄哄的。禮堂的中央，站立着一對含羞的新人，結結巴巴地報告着戀愛經過。新娘說：“我倆是1956年春上認識的，秋天，他先向我提出，我同意了……”新郎說：“我早就愛上了她，但是不敢開口……”這對新夫婦，男的叫趙興槐，是廠里的技術員；女的叫郭文英，是廠里的電話員。

結婚后，每當夕陽西下，晚霞染紅樹梢的時候，在那寬敞的林蔭道上，總會出現興槐和文英的影子，他們并着肩一起散步，心里充滿了幸福。晚上，更深夜靜的時候，他們的房間里還閃着亮光；興槐耐心地在幫助着文英學習文化。星期天，文英體貼興槐，不讓他作任何事，總要他多多休息；而興槐卻總要幫她的忙。結果往往是：文英洗衣，興槐担水；文英做飯，興槐切菜。這樣一對幸福的夫婦，知道他倆的，都誇獎他們是“模範夫妻”。年輕的姑娘和小伙子，更加

羨慕，他們希望自己的婚事也能象这样美滿。

幸福的日子过了半年，突然，平地一陣風起，恬靜的湖水掀起了浪花。傍晚，林蔭道上再看不到兴槐和文英散步的影子；早晨，兴槐一个人騎着車子飛奔工厂，文英独自踏着沉重的步子，走进電話房；晚上下班，文英一人來到宿舍，早早蒙头大睡，深夜，他們窗口學習的灯光，再也不亮了。

兴槐每夜都回來得很迟，回來后，不愿答理文英，总是給自己單獨在地上另鋪一塊木板，睡在上面。一对情投意合的夫妇变成了两个难以共处的冤家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！

秋天的一个早上，气笛已經拉响，該是上班的时候了，职工們都匆匆奔向工厂，可是，兴槐的宿舍反倒还閉着門。主人还在睡觉嗎？隔壁好心的徐大嫂，跑去看个究竟，剛到門口，听見里面傳出了低低的哭声。她推門进屋，只見文英躺在炕上，蒙头哭泣。揭开被子，見文英已哭成了个泪人。大嫂关心的問道：“文英，有啥过意不去的事呢？看你，哭成了这个样子，連班都不去上了。到底为了什么，你給大嫂說說。”

文英又伤心又羞愧，一时張不开口，心情很复雜；半天，才抽抽着对大嫂說：“大嫂！兴槐要和我离婚……昨天……他……他給法院寫了狀子。大嫂！我……我不能和他离……”

徐大嫂一听，一下气上心來，她想：“这样好的媳